



雲黃集

文

貳拾貳



雲黃集卷之六十八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乙亥

書留侯世家後

三代以下人宋儒所推獨子房孔明兩耳
餘人皆不足論矣孔明才小而品狡詐權
操輩人耳已於童子試時駁之木牛流馬

論中子房之所可取者獨博浪之推一事
氣已吞祖龍而作用鬼神不可思議此荆
軻專諸以來未有之術也至以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義律之則其
已與秦將連和矣而復因其懈擊之此殺
降也釣網鮫宿不義誰甚烏沙中之語無
端而中諸將以謀反使人主危疑唱環
顧諸宿將之在者皆是物也故遂以它端

族韓彭諸功臣不旋踵若不能一日越立
者皆此一語激之也不仁誰甚烏其大者
則在偽為四皓以安太子夫安太子而以
安社稷也斯足術耳今子房所安之太子何
如哉此時漢惠已長其與呂后之行事
不待智者宜能知惠之不克負荷而呂之
牝晨以中斷漢祚矣子房宜於此時獎成
漢高之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則漢社稷

固已泰山四維矣呂后一老婦人身之不
能保何必置疆相之周昌何必覬安劉於
必勃而坐貽戚姬之為人彘漢天下僅爭
左右袒之一線也是有心於危漢乎是無
心於危漢乎有心於危漢則不忠誰甚焉
無心於危漢則不智誰甚焉殷太史之爭
五紂而廢微子啓千古恨之謂亡殷者此
太史也呂氏時漢之不亡天幸耳唐人之評
乃以安劉是滅劉之罪歸之四皓而不及
子房何也夫此四皓者子房偽為之耳何
與於商山之老使子房而愚人也可
以恨孰太史之恨恨之乃子房而子房也
滅劉之罪何辭乎其他借箸八難出史臣
意想語多複輒從赤松子遊輒為呂后強
食終屬戀棧猶不足一一也或以子輿氏
迂腐若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律古帝王

之得天下者無人矣是不然子與雖迂腐
而此語則最得聖人心事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此孔子之深知舜禹也聖人之以身
為天下要為不得已乃辭之而不可非爭
之以為利也若行一不義故一不辜以求
得天下是有利天下之心矣天下雖大以
道視之何異取夫之一錢纒有利天下之
心是取夫利一錢之念也將何所不至從

吮癰舐痔弑父與君竊鈞竊國之相踵於
於世也皆取夫之一念為之也子房身物
骨血未冷而子不疑已國除與孔明之身
物未幾而種絕不嗣誰謂天之報施爽哉
賀大司徒朱公以御史大夫總督漕

運巡撫鳳陽序

日朱公之以右司馬 召也或問國公故
有平東功又保釐殊尤不可既安攘於今

天下第一

天子當何以待朱公國謂

是必倚以為相不然不以為樞密使必且
為冢宰蓋私念 國家故事重以外臣知
政而流寇烽方急 上必且先其急者

以平寇屬公故曰必以為樞密使然流寇
非他兵吾赤子之遁于潢池者也吾赤子
之遁于潢池何以故貪殘吏毆之也吏之
化貪殘也為貪殘者之或以巧得_言不為貪

殘者之或以拙失察吏者之不能有真知

毆之也故籌今日之天下者在衡安攘譬

之良醫治病攘其標也安其本也非灼然

一別貪殘而更吏治則民不安民不安則

為寇者愈堅未為寇者皆思乘間而遁入

於寇故不先以察吏者安民而第屑屑為

東勦西捕殲渠獲醜以圖濟更消更長之

是治病者之日長其本而徒鍼其標藥

不勝救矣

上神明早已洞其若此數數申嚴 明詔屬
甚使跡貪殘吏度用一能用人之家宰當
勝數十輩甚使也則有朱公察吏之明効
在故曰必且以公為家宰已公拜 命未
及代寇烽愈益至燒中都驚豐邑燬太
守以下十餘人江南北大震
天子為素服時食重念

高皇帝湯沐為天下根本地又漕輓咽喉急改
命公以大司徒總漕運提大兵疾馳而南拔中都

寇故漕公威稜聞之皆及公未上甯道去往公
之平東賊奏功以五月已奇今之平寇則不勞
一鐵費不更旦夕淹矣愈益奇詩所稱顯允方
叔征伐獵狻蠻荆楚威今于朱公再見之矣屬
者還道歎於往往拖舟不進 京師至艱食東
西虜交入當路塞患苦內地

天子亟按劍迎邊臣動稱之興無可柰何公一至

而過洪之報如期上米四百萬石餘艘萬二千
艘羽飛尾銜鱗集潞灣者二千餘里不絕往公
之平東分四路逐北至一日夜三百里所至供
具輒辦民不勞而軍食饒已神然猶青以東三
郡耳今則置東南萬里之輸以足西北萬里之
塞東西虜交入交應奇入奇應呼吸不移暑愈
益神鄂千秋稱蕭何轉漕給食滎陽下軍以不
乏為漢萬世功今于朱公再見之矣往十年間
曾作總漕題名記娓娓言漕不易為漕而撫不

高皇帝湯沐為天下根本地又漕輓咽喉急改

命公以大司徒總漕運提大兵疾馳而南掠中都

寇故澹公威稜聞之皆及公未上甯道去往公
之平東賊奏功以五月已奇今之平寇則不勞
一錢費不更旦夕淹矣愈益奇詩所稱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今于朱公再見之矣屬
者運道厥淤往往拖舟不進 京師至艱食東
西虜交入當路塞患苦內地

天子亟按劍廼邊臣動稱乏興無可柰何公一至

而過洪之報如期上米四百萬石餘艘萬二千
艘羽飛尾銜鱗集潞灣者二千餘里不絕徃公
之平東分四路逐北至一日夜三百里所至供
具輒辦民不勞而軍食饒已神然猶青以東三
鄰耳今則蜚東南萬里之輸以足西北萬里之
塞東而虜交入交應奇入奇應呼吸不移畧愈
益神鄂千秋稱蕭何轉漕給食滎陽下軍以不
乏為漢萬世功今于朱公再見之矣徃十年國
曾作總漕題名記娓娓言漕不易為漕而撫不

人口耳又日相共事嘗試而嚙啜之其於
別賢不肖吾不以為公難而說其知人惟
是屏居田間者率聞然無所見短長有所
夕與遊而不能定其品者乃公之狀才於
鄉獨能卓然不循傳聲故事其以大姦詭
竊忠直名躡高位者即一鄉方仰為泰山
故事皆借以首薦矧不錄其襲荆玉山中於天
下事能無所不能為而能不為者即名位無以

踰人啓事所不擬見獨超然表為管葛可
任天下一段見垣神識今天下有乎無哉
令以衡照天下人才而用之尚何貪殘吏
之能上售奸而下激民致東西之虜山海
之寇久因狃稽誅任事之屢用屢誤徒滋
紛然以天下嘗也故曰向者

上之所

用于朱公皆治其標者也稽古察相唯管
夷吾韓忠獻其知人之明有不可及者夷

吾為桓公具析隰朋甯戚五子者之若能
治國若能彊兵而痛切於鬻猴之狗為不
不可使忠獻為宋仁搜羅蘇武功兄弟以
為一代鳳麟而極口於白眼郎之必不可
屬國繇後券之果無不一一符者今又於
朱公見之朱公今之夷吾忠獻也

天子方銳意考慎破外臣不知政例冀得一
能知人者之察相而用之以一旦拔去病

本無所慮標不勇吾忠獻之屬而誰屬哉
故曰以公為冢宰其猶未足盡公用也非
以為相知政事天下不治

漫湯子兵憲

國雖禽鹿之性雅志世外然未嘗不竊
睨世間人之具有真才品可與共救世出
世者為千古道味謂人但能為出世而不
能拯世則幾於果哉末之難矣若能為救

世而不能出世則一切就功名者何可勝
數律以聞道殊漫寥上所以三代而下不
足稱者無論即如子房孔明國皆極論駁
之謂此兩人者才品皆不足取亦足以知
其志之所存矣林居無事每欲作聞見春
秋然久閣筆不得下試想文章氣節性天
經濟淵、乎浩、乎皆有之者已千古不
得一而其皆有之者又皆其所不足有能

有有者為皆不得已而時出之寥寥乎不
寥寥乎自昔所難真玉火三日始見性
國於此中遂得老公祖耳所以拳拳附驥
惟恐失之名為一傳而實則合傳者其玄
中同也恐老公祖細以國所品目求之當
世亦不餘不悠々遠想嘆真臭味之難矣
上元之約豈不飄然屢未及而神先之但
朱老公祖既召入中樞又微聞李玉完

公祖推新撫矣皆不可無一段聞問恐難
果巨卿之期會乘暇即一往矣老公祖驂
聲益煇開府在即其念切報劉也一水如
席扁舟迎養來往浹辰如遊堂與持節侍
膝下如汝南故事亦自今古美談稍益雍
容三臺起居八座盡人盡物成性成能即
扶世即出世令天下見吾文章之大者全
者在老公祖猶在國也總之此道真國之

決計長往鳳翔千仞因舍故藏耳老公租
方用行也何每動念秋風豈欲於秋世外
別覓出世乎吾道不若是狹也把握會有
日統剪西牕燭既之

又

國又白王季木我軍人也遺孤與仁子焉
孱跡年甫舞象積為恨其父者所欲甘心
瀕危者數矣往季木臨絕猶手書以作傳

見託孤說孤也國一輕飛羽跡危秋葉數
畝山田半為豪有力者所吞去且無力與
時稅而况能之餘力及季木之如季然意
則視如已子不能一父去諸懷也向季其
本道李老公租以國年友又季木舊寓為
之二天差無慮耳昨始李老公租知老公
租竟為年吉之義用奉祀例假之衣冠列
於學官此古人事蹟見於今也但恐李老

公祖行後此孤無以爲覆護者國殊爲旌懸
不能寐唯老公祖也便郵中爲託新城長
山而際今則昧之也孝本新城人而在田
多在長山也夫國不自謀而爲死友謀大
癡絕如當今之不以盛衰二視不以存亡
二心者唯老公祖當不笑其癡絕耳

聖黃集卷六十九

穆陵傅國鼎卿著

文

乙亥

穆陵傅國鼎卿著

有言曰夫病且死也泣向爾父乞握語甚
痛忍死以待者二日爾父辭以貧不能具
已知不可得遂大罵爾父而絕比瘞後果

為狼所搯噬裂其衣食之殘骨藉焉林中
吾聞之惻然恨爾父即貧不能如爾乞何
不即以情訴余而遂辜爾忍死二日之請
致骨肉劇骨碎之慘耶傷哉貧也絕父子
之情嗟生死之恨吾知之已後無可及終
夜心盡蘇武功之葬暴骨也曰是豈無主
仁人君子斯其主矣爾之生也第知以父
母為主不知吾又爾父母之主也彼生乎
百歲之後猶克為千百歲前不可知者何
人枯骨之主而葬之况吾與爾生同時又
同地又真爾父母之主也豈武功能遠仁
乎不可知者何人之骨而吾不能近仁乎
字下客見之骨耶心安能已雖不能早全
爾血肉之軀而收爾已殘之骨終恨且愧
無可奈何久念有形盡客也極言之則天
地為客而太空為主就天地間言之則人

物為客而土石為主就人一身言之則皮
肉為客而骨為主是以分言之則吾爾主
父母也以爾身言之則爾骨爾主形也以
此義收爾殘骨槨中掩坎葬爾其可於是
頷一力使卒事又贈爾以楮錢酒漿而曉
以斯文使無憾

祭弟目文

嗚呼自爾以三月中移疾也吾日月而月暑

衝水衝泥暑寒露露曉夜月星往則皇
如趨歸則避一欲返以問爾疾者不自記
其幾十往也而今已矣每往必執爾手哭
哭得淚相見歸則又執爾手哭一恐不得
復相見而今竟不得復相見矣依一六月
廿日之晨吾方晚睡未起夢爾衣白過我
夢中驚喜問爾曰弟愈乎弟曰我已愈矣
不覺兩相持慟哭而寤寤而恹之急趨駕

視爾狀見爾猶是向來一曜似在寐也且
哭且語爾朝夢爾亦且哭且應云良然第
今晨不自知覺竟實過兄相持大哭為別
也又云第別兄後已長逝矣又強返一日
留待兄來復此一見此一見後更不再見
矣余殊悲第言救淚謂弟聞之昔人死乃
可忍今見弟長逝可強返也如是幸為我
強留無更去弟亦云弟將復去復強返

以是知死生之故也且哭且闌語及人間
他事如生平向夜猶從燭中勸吾就中庭
飯去就別寢去弟不即死無慮乃吾甫就
寢而爾竟去不復返矣安我耶誑我耶豈
索劫恩愛執手對面訖不能分而數又不
能不分必好語解携為暫別者乃能決然
於一分耶嗚呼死者之腸冷矣四大各歸
五內盡圮漚還大海雪銷太空偃寢巨室

何知兩、風、息受佳城正自西施南面
自吾人愁根緣想有何不露蹄愛海情山
有何不冰煖乃猶如此其款、難分也夫
死者之別生者也且爾而况吾生者之別
死者乎嗚呼尚能為情哉執爾子哭爾不
哭矣疾呼爾返爾不應矣強留三日不忍
即蓋棺以待爾者爾形耳而爾此時不知
何所往矣爾好聽人誦佛經為爾建醮也

日任風沃海潮將爾至也界無色界非想
非非想而爾不知知不知矣爾生善談臨終
猶刺、不休十地王六天宮之說曾語述
魂悉之有耶無耶竟不一語了此人間之
疑矣彼時一日未絕猶能生魂相交別我
即夢為實人今竟一別長絕形既不見魂復
不來即實為夢不知爾矣、之精取、之
念綿、之神何得不逾頂都美耶記我兒

第於歲食貧賦共一榻無食無粥飯共一
美無能無菜官不曰貧且不踰膝粟每日
閨女必互易無婢無僕無驢無馬拾椽拾
薪日及自費五人一無婚家兩縣三更餬
口最爾此時我勞實多既吾釋褐咸平竟
計裏野一兩數徃來省吾治所咸平則歲
之適侵道路多梗携挈半稅觸藩爲端襄
野則九折行間一騎寒風如鳴烽起魂飛
骨驚馬動期直膏草敢望入關而吾天性廉
儉意復癡絕署中但習咬菜根不知肉味
或至脫粟不充猶是當年食貧故態雖吐
擁白鏹如山亦但解以官家金錢用之官
家以官家羨溢還之官家不解復有心作家計
歲時遺貴兒裁五兩今猶有藏書手書者則當
時給第資今亦從可知不知爾定能相信
否爾女則至今猶怨吾薄也最我此時爾

負實多癡、何可言爾好談頰冷氏鳴劍
抵掌樓蘭郵支之首若已懸之北闕矣遼
撫以是假弟前行亟欲以弟率先諸將弟
亦氣勃、技癢銳有志定遠之業而吾過
聽皇家言趨弟以急難至情強從勸勦中
為我護家以歸則驚帆伏阜笑壯志不降
獨知自寫居每聞東西賊耗輒怒髮上指
欲走長安獻策蕩滌而吾一切勒止弟不

聽行止則不唯負弟勞且負弟才矣方謂
長林幽草山風水月取世間之所不爭用
吾人之所自有濁醪薄粥紙局針鈎草賞
春堪竹聽夜雨吾兄弟可相娛老境大償
從前契濶艱難共畢兒女婚嫁矣而何意
弟忽棄我而去也嗚呼尚能為情哉度不
能得之於天使弟生而不死者或能得之
於人使弟死而猶生可無子女未了慮則

當身之以三女兩兒見託也吾固已慨任
之矣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自吾素義於異
人每然而況於弟孰知弟一去後其難了
者正匪異人即弟子女之間也是吾素義
能了異人之死託者今豈不能了弟之死
託也尚能為情哉嗚呼吾所能向弟言者
已此矣餘皆不能以言言矣悠々我思與
天無極付之來生而已矣

雲黃集卷之七十

穆陵傳國鼎卿著

文

乙亥

湯平子先生小傳

先生名道衡鎮江之丹陽人前晉山東學事今
以中丞臺填其肅湯公也其不稱中丞平子鼎
顯用中丞寓也不足名先生而當先生未第時
以最精三禮著有平子新義行世為博士家所

宗室以平子義廢滙澤集說故其爲平子尤著
即師保度不能有加平子故直稱曰平子先生
也別號參予亦號參予先生與余故蓋自其事
中臺倉部云當余解褐通計也每行部使者還
報 命軼 奏通許汜第一已倦爲令
不能竟辭清格修年塵改中臺倉部意殊
乙乙不自得一時同舍郎爲義陵熊公膏浹以
都御史填南轅鉅鹿劉公榮嗣今以大司空行
河漢陰蕭公鳴申浚四川觀察陶丘耿公如杞

浚以中丞填太原鹽運瑞不拜者樊輿賈公鴻
洙浚河南左丞將陵李公天經今山東參政
最臭味則平子此六七人者每分日遞上主會
食間小酌選勝相過從約以一味佐卮酒相
對談說今古動至夜分暢然如兄弟歡也意復
油油自喜平子之在同舍口年最久長文聲
最著白以權稅大通置有稍遠已改金部領度
支薄遽會食時不至出曹輟掩關手一
編不釋絕不爲私造請問與語世間事好林

其夫畧風世奇節要為一代不可少令人感
奮其在語世間事則適所談諸君有又皆應
身美非我意又未嘗不超若自失也無幾何
余義激急病出督饒遠左公亦尋出守豫
章六七人者各風雨散去其守豫章也則猶用
前領太倉金部事累老庫失銀遠先是金部
有正庫有老庫正庫領天下經費為歲入額庫
厘更出度支郎歲相代轉案入出額履實矣
手相付法不得謬分銖矣老庫自正統中窳

別藏不關人出經費其府司稻者則曰萬曆
而年下不關書為同也而計一即謂是無
關人出也代士其後代者其凡弗手相付取
覆代者重為難第益一緘記歲月不發自
是遂相沿為例歲一易郎益一緘益又俞
不敢發夫天啓癸亥棘奴又縣官其柵不給發之
則羽化矣者且十一事聞

天子喪甚

詔逮所司案辭名公在事精嚴五
雀六燕第取適平虱蠹無敢舞秋毫曾劄

一矯虔吏編存著警言同舍郎遂持以聞公
自卸也先是公領度支浹歲所節首縣官金
錢七千計規置寶源局後不踰旬不半歲長
息八萬計治郡纔八月以曳吾輕重汰公得奇
出金二萬計以抵民間遠餉減其經民以蘇
朝列聞其遠皆大驚私謂平子即其愚向之奇贏
十餘萬皆無名錢內外府要貳所不及者有也
賦此五千金孰多以要貳所不載之十餘萬
不私一毫佐縣官涓埃餽私要貳所載之五

千金爲厚實此至愚者之所不爲也而謂平
子爲之乎以愚者之所不爲不足疑平子節不
爲愚者之所不爲亦不足爲平子名但伯夷
而當之攫金白壁而黜之青蠅犬足爲清
明之世一異耳同舍中多有爲公陵陽泣者
然公絕口不自言也己氏之代未手相付故覆也
各已相傳其辭名又十幾年乃及平子平子第
用適姦伏故爲媒孽邑人之災人譟言之謂
公宜亟指其人自暴公亦絕口不言其人奉

詔夷然從一鶴就道飲食笑語如平時語不及本章事知故率燕公危且思多含涕相慰者及公微笑而已無何而薨者亦鮮服請蓋償其所化去公名益彰徽有

詔賈辭名者即無窮正還公秩如故公因以其間歸省太夫人舞金魚膝下殊歡於人世浮雲恬然美公當事心重公欲亟得公用奉即家拜守婦德當公之遠也余亦先用督饗事中忌口初余以計臣傍觀疆事情當軍事之戰守兩局其非

也技憤不可忍騰書郎中視之具云如是即球不如是即不抹賊入當徑其道以其月日城破軍覆當事者不聽

廟堂亦無以為意者已

而遠陽果如所料退守廣寧又再爭之廣寧亦復預夾如前復與當事緯繆不勝憤謝病歸甯洋請而廣寧又果如所料皆一一不失絲髮乃修郊者度其前蓄積被余真猶同器當無獨潔亦干 嚴旨覆案且已別事畧與公公累相類公對人不自暴其毋望而切暴余之毋望語

且近也曰傳君前書其在邲報中統朝之策灼然
也不味廣武東鄉而當之敗軍主計也而分以
主兵之罪典表典冠相借乎且傳君之入關也
短衣匹馬止一散靴尚覆以示關吏關吏大笑
入而却放其馬關外更從關吏借馬借衣借資
斧始成行其出內又皆一一有左驥梓布天下
共知之至溢所受額三十三萬為預知虜入而
掃諸府積藏二十八萬有奇又自益以奇羨
廉資四萬五千有奇果軍故內運中斷至四粵
卒八十餘萬金還師關門佐與合之則益

國計百一萬當天下歲入三之一矣以前議奇
中若彼潔身佐公家之急若彼計效益資裕

國計若彼軍旅封疆風馬不及也又若彼而欲漫
漫以同服水波之何居會南北臺亦累重為余
請諸大指與公同以是事竟白亦得累

切語越所部議復故公時從歸德寓書與余相起居
也書戰妮妮千百言大要謂所部不即起泉鄉

意旨猶待鼎卿于之乎夫使鼎卿于所部以求用不足為吾鼎卿所部待鼎卿于之以用鼎卿亦足以知所部夫病者求醫乎醫求病者乎此其知余之深者也逆璫之煽也改官者非達通生死其謂輒即除奏報罷公既絕不與通一个行李時復與人語侵之曰恨吾兵外不得借尚方也逆璫之積弊之未發會所部推公觀察并陘路治兵事除奏

上輒稱詔罷公家居余聞之而喜可知也曰乎乎

非有此一罷不足為吾平子矣今

上改元新字實急起忠正之不污偽爵者從田間拜公守東昌時

上方東急奴西急捕數 召公卿大臣對便殿

咨疇任邊事者大司馬王公在晉以所知有三
人者對余與居一馬有 詔確擢而余與公

同明揚美然驚茲之羽鵲鵲重集方幸距公近
幾一野服晤公商之先一羽問聞則公又已太
東自家居美其太東自亦復用前領太倉事以禱

支其俸歲祿半年故母望鑄一秩去世爵之稍
賒日揮支例也南司可以綜核名實故概及

朝端斷斷以爲非平故事左除官應自詣

闕銓補當事獨不待公入補輒復卽家起公嘉興
司馬未拜道晉公僉山東按察事治兵武定公
治兵武定數月又攝濟南觀察事治兵濟南又
攝轉運使事督挽運衛河往復數千里殺若若
席不暖也會曾山東督學缺復晉公督山東學事
蓋不半歲三遷云於是公以都士行部得往來

過余郡余野人也又公不能為薦紳容故
不入城府不欲從士大夫浚上謁公郡邸且
主爲一載酒具水野次秋風始涼木葉微落
月光燭影中卒然相睹依稀夢寐念一別十二
年崎嶇坎坷於九折之路俄而三黜俄而三遷
倏忽異狀且公先已腰金三美徊翔乃渡腰
比三遷而腰猶銀自如倪仰之間感慨係之
知公何以爲懷狀貌復何似而公故夷然自如
也把臂一笑私恠其顏鬢乃更似少於同舍

者問其何以備嘗艱危乃能如此蕙約不知六
時亦能無隱然動否公微笑曰我何異焉不
談東事所以直抵黃龍懸首莫街者如列眉
夫余前亟聞語止之無談地趨引瀟舉白與公
痛飲夜月賦詩而別

逸史氏曰以余所聞平子軼事其在南昌有頭
蛟之異一夕旌陽見夢曰郡故水國今歲癸亥
雌雄又皆水吾曩所鎖水毋以茲歲也當出
君但以秋霖中視江漲及城即蛟出城則

子瞿然請之術旌陽曰先是吾觀側當有居民
火者火光燉鐵柱則為鐵樹花夫君當稷障吾
觀門使火色無燉鐵柱則此變可弭耳公覺而
一一如其言已果大霖雨彌月江之漲不及城
者屢咫所有蛟圻江干旋自如南昌以其故免
為魚其在歸德有馴河之異一夕河決真家樓
巨鎮也比公未及稅鎮已決太公其十二三矣
公急馳之望洋之頃渡決太公其三四商丘太危
沒公亟拜祈止拜未起而迅流返矣此其人可

雲錦集 卷五 文 九
思也其別余後才名益諫起甲戌計吏用潘臬
尤異第一晉東充觀突使旋晉御史大夫填甘
肅以甘肅烽棘兵使至有闔門自焚者故
上特簡用公鄉公甚天下方想望公拔世之奇公
瀕歿以書遺思自所題小像致余求為綴敘語則蕭
然野巾道服一羽客耳此可以稍窺公之真矣
夫能遺世者能扶世者也

題湯平子小像

日湛一庭
飄然意致脩脩望若仙中涵萬象先後天吐吞
江海控嶽山如日中揭三百千楚望亭醒二千
年北海匯澤罷不傳雄飛早儀王筭班海內爭
珠平子篇曠絕百代兩思玄草奉幾回動

聖顏為蘇民力初寶源八月用饒八十千里守三

邵聲益謹河馴蛟伏加賦蠲內教親授許都官
單車備歷世險艱治兵督餉更提憲殊勩一時
三節兼載擁簡書玉統壇碧水澄空一鑑

懸百川一日回狂瀾決決二東變作落秦寇百

萬勢無前如雲再偏河之干東望公旗皆却奔
大庇我東如萬間齊壇授鉞

帝寵蕃長城萬里屬八尊三臺獨坐屬公端元戎
啓行風雷闐縣郊且放輿旒翻西戎聞風逆如
烟是宜表身金紳虹玉翠雲蒼水朱丹較紫電
青霜花騰覆器而何用巾野服消搖恬穆謫隱雲
霞馥不着烟灰俗夷然其在我自足人間世不
見可欲淡乎其遊於無始之域遺人遺物立於
獨視生平之爛焉諸有一切高明博厚皆太空

之固有而太空之所不有於戲是為平子先生
之真而吾與之為友

荅陳大中本句白

具水一別不覺三易草木夫采蕭之詩一日不
見已如三秋况念已三秋何以爲懷又况情則
骨肉道則宗盟幾懸下里以待郵斤所未敢輕
以一羽聞問者本期借寒臙而東野服上謂盡
出生平卷軸商確定之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猶不失為官尼心友國雖已年過

伯玉然秉燭而行猶辨東西倘蒙老公祖導師
一指即言之終身而有一言之近道已足不憾
且自此得聞道矣老公祖其為一言之日尚長
安知其不遂為聖門之伯玉耶以此結歸於喪
如渴饑者之莫飲食是豈可選領者故必須一
行耳第以東監在彼念既同城共事即交遊勤
息無不為彼得者不欲使若得知之故又懸至
今入秋始聞

聖政一新盡慰其公若輩意甚快然如眼膜之忽刮

金篦方擬以開歲東往乃昨送別湯老公祖始
知老公祖得請書錦表邑邑久之度老公祖即
書錦無不道復後者敬攝百丈崖片石以待
矣

各孫木山憲使

見命作清簡公傳忠烈孫文恪子也

恭惟老公祖一伐喬木四海具瞻世篤忠貞屹
山斗於信史家貽清白起薰立于闐風而文章
之冠古事業之匡時又有未易縷述者則自聯
鑿紫陌時已從同諧諧足於覽談耳醉美每對

人哆談以得叨世誼為有餘榮今乃辱命為老年伯作傳是以天下萬世之所翬傳以為天人者今乃一旦泯從猶于中焚一炷為開生面歐陽永叔有云其文所載者大則其傳也蓋國生長一家之村支離八股之技且不敢言其文何敢言傳不傳如得以其無辭支語載老年伯皎皎日月事之不啻天則其可附以傳必矣其為餘榮又何如哉自文如子瞻猶以得作范文正公集序挂名門下士為幸况國之分量萬不及子

瞻而老伯正不疑文正之為本朝第一人者乎但恐血指汗顏為老伯辱耳手載之役不責且夕容極思奉教國每不自揣量時欲以問廢虛畧効興國之晉春秋草創當代野聞一編苦家微處僻所見不備備藏當代紀載實錄如獻徵等書宜且無如老公祖家者倘得借觀以成此一家言應為老公祖作世家不應僅次之列傳中

田

